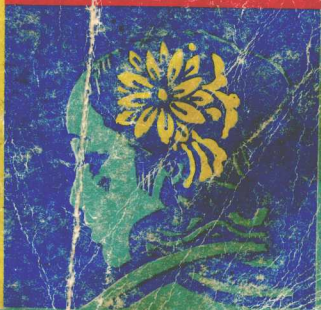


雙海花

全本

曾朴 燕谷老人 著

常君实 编订



● 燕谷老人 著

續雙海仙傳

全本《孽海花》

曾 朴 燕谷老人 著

常君实 编订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3.625 字数: 500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1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500 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342

I·326 定价: 12.00元

楔 子

民国二十三年暮秋。那一日，听得东亚病夫已经回来了，好多年不见面的老友，急于要去畅谈一回。时正傍晚，坐了人力车，到了虚霏园后门，推门进去，只见亭台依旧，风景不殊，池中荷叶披离，岸畔柳条摇曳，确已是深秋光景了。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筑斯园，我与东亚病夫皆是白袷青衫，翩翩少年，无日不到斯园。当时，汪柳门、吴清卿等诸名士，时时由苏来常诗酒流连，吟余醉后，碎玉零玑，文壁绮窗，墨痕狼藉。匆匆四十余年，已觉不堪回首了。正在徘徊感怆之时，只见那竹篱丛树之中，闪出一个人影来，头戴一顶棕笠，遮蔽了面孔，穿了一件黯旧的秋罗夹衫，口里说道：“老友，多时不见了！”我仔细一看，不觉吃惊。只见他面目清癯，已经留了苍白的疏髯，不过他欢迎故人的一种神情依然不改。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锄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友，我正在种花哩！我今年从日本、法兰西各国托寄了各种花子、花苗，现在正忙着插蒔种植，明年你可以来欣赏了。”我就笑说道：“你的种花，好似培植国民，明年就可以考验你培植的效果了。不过培植花草，一年就有效验，培植国民，至少须有数十年，所以古人说：‘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’不晓得世上也有预备那树人计划的人么？”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现在种花的，大都用炕灰马粪迫成的唐花，不过供一时的赏玩罢了。”我道：“吾国国民受了五千年的文化，因被专制政体消铄了，没有能开出好花来，只要好好的培植了。佛说‘众生本性，决不消灭’。将来国民性觉悟

了，自会发达哩！”他说道：“众生有佛性，本性永不灭。瞿昙决无诳语，我的种花，今年不好，明年改变，已变换了不知多少。自佛眼观之，地球上兴亡强弱，也和花开的好歹一样，不过如戏剧的换幕，世人见了印度的衰弱，就说佛教为亡国的宗教，真不值世尊一笑哩！”我说：“如来一弹指，即越百万阿僧祇劫，他看数百年的历史，真如一出的短剧。你的《孽海花》不也是一剧中的片段么？现在你在《真美善》中继续发表数回以后，续下去还有多少呢？”他怆然手拈须髯，叹道：“你看我身体精神，还能够续下去么？我的病相续不断，加以心境不佳，烦恼日积，哪里有心思做下去呢？我看你年纪虽比我稍大，精神却比我好得多。《孽海花》宗旨，在记述清末民初的轶史，你的见闻，与我相等，那时候许多局中的人，你也大半熟悉，现在能续此书者，我友中只有你一人。虽是小说，将来可以矫正许多传闻异辞的。”我道：“我哪里有你的华美的文笔，哪里有你的熟练的技术，这是万万不敢的！”他笑道：“这也要看机缘了。”我道：“你又要来说佛学了？”他就脱了棕笠，放了花锄，邀我上楼坐了一回。那时黄谦斋也来了。谈了一晌，已是黄昏时候，我就回家了。后来虽然也见了几回，没有如此畅谈过，不久就永诀了。我与他自幼订交至临殁之事实，曾作哀辞一通。

谪斋先生哀辞

余弱冠与孟朴游。君先人君表先生，方筑虚霏园，疏水叠石，峙楼迤廊，余常与君随而观之。一夕，与君泛舟池中，余堕水，君惊而出之。握手狂笑，赋诗而散。余遂与君入都，与黄谦斋、徐少逵诸友游江亭，各题小诗于

壁，托名女郎，后流传为《江亭女儿诗》，颇多和者。君于春闱，屡以回避不与试。丁酉，余与君从张德彝、世增读英、法文，旋以事归，又延日人金井秋苹读日文。余无恒，无所成，而君习法文不少间，卒通之。嗣创设《小说林》，风行海上，多君译述之作。君与徐念慈、殷潜溪及余，创立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，即今日之塔前小学也。社中无经费，是时米业有所谓“塔志”捐者，每岁入七、八千元，为修志修塔之费。君与余年少气锐，以邑志非急需，塔尤虚诬，请于长吏，拔入学校。邑中巨绅，以为向无敢干涉者，执不可。省中派员查询，君与余面折委员及各绅，均无辞而阴阻之。迨长沙张文达师督学务，闻之，飭督抚批准，乃定。常熟建学之有经费自此始。戊戌政变，踪迹少疏，然君在南与经元善电谏废立，沈北山在北疏劾三凶，书牍往来，精神契合，我二人未尝不默相慰也。改朔后，君为省议员，持论岳岳，大江南北，贤豪从之者如归。嗣任江南沙田官产总局、财政厅长，数年中不过一二面，而我友黄谦斋，常在君左右。谦斋告余曰：“君在沙田局，有友犖金数十万，属君处分某处沙田，君严拒之不为动。其任财政厅，有咸闻君欲在上海觅屋，即代赁巨舍，几榻帘簾，精丽瑰奇，促君视之，君以为侈。告以已所献，不需一钱，则大惊，立毁屋约，命仆舁还其器具，其人嗫嗫不敢出一语，廉洁如此。而尤有益于地方者，则于齐卢战后，某师长拥众数万无所归，欲属于江南，君告于当局曰：“留之易，遣之难。姑不问利害，常年饷，江南民力竭矣！”乃止。又有欲办亩捐者，君曰：“浙之杭、嘉、湖，苏之苏、松、太，承宋贾似道

官田之害毒深矣！民将不堪。”后张宗昌来，卒行之。敛臣之言，至今为梗。君于学无所不窥，少时著《后汉艺文志》、《昙花梦曲》，而尤以小说《孽海花》驰名。精研法文，后喜译嚣俄之作。余笑语之曰：“今世群以新文学重君，然余以为君之得力处，仍基础于旧学，故发此新采耳！”君笑而颌之。去年，君因病回里，余访君虚郭，以余年稍长于君，语君曰：“我死君为我传。”君亦笑应之。不意君先我而逝，反使我执笔以诔君也。君文学政事，莘莘大者，载在人口，不复述。述我二人自幼至老之踪迹，以抒余哀。辞曰：“吁嗟我友兮，胡至于斯！吾闻君歿兮，日已西驰！含泪升堂兮，寂寞灵帷！褰幕谛视兮，无改丰姿！卧灵床而犹视兮，俨苍苍之须眉！怆悲呼而不应兮，急痛泪之双垂！念少日之相聚兮，常携手而徘徊！时上下其论议兮，喜心印之同规。迨役形而分驰兮，若劳燕之差池。幸书问之往来兮，辄冲合而形离。感日月之易迈兮，循鬓发而同衰；君息影于家巷兮，常携筇而相随。骋雄辩于文史兮，慰十载之相思。傍畦圃以徜徉兮，纷花木之离披；君戴笠而荷锄兮，或芟草而结篱；指紫白以相示兮，若哲理之分治。君云花之一世兮，历四序而终及。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兮，子与余已六十。较花已为二世兮，如宿根之复植。余笑言以相答兮，人花同归于枯槁。彼时日之舒促兮，唯人心之自造。一弹指之与亿劫兮，何长短之足道。君微笑而语予兮，予犹未忘夫惟识。抑暮年之逃禅兮，皆文字之微缠！脱羈縻以自证兮，实言思之道绝！忆斯语之未几兮，倏溘然而长息！缅遗音而深念兮，何哀思之无极！羨君乘化而归尽兮，殆道

中其遥于乐国。丁酉重九回五的日同十三卷，去湖者！然

道，册数数向二王八六一卷也第三卷已入共五金卷，本中

今年阴历大除夕，阴云四合，窗外竹林中，萧萧的雪珠，打在竹叶上，既不象风声的摩戛，又不象雨声的滴沥，说不出一种凄惋萧飒的感触。邻家的爆竹，也寂然无声。书几上家人点了一对守岁烛，烛上结了两个灯花，好象钱牧斋红豆村庄所生的很大的红豆，灿烂照耀，来慰我七十老人的孤寂。独坐沉吟，不禁把四、五十年前的事，一幕一幕的如电影般开起来了。几上适有东亚病夫修改后之三十回本《孽海花》一册，展开一看，好象我心中电影的脚本，因此想到东亚病夫囑我续编之语，不觉黯然。且他平日与我所谈及之遗闻轶事尚多，均未编入，当即取《真美善》中所续之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，寻出来一读，其于六君子之被杀，沈北山之参三凶，义和团之大乱，陕西回銮后之朝政，直至光、宣间之官闾秘密，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，皆不及叙出。鄙人当时则身在北京，亲自见闻，若说轶事遗闻，七十老翁之脑中，很象万国储蓄会的存款很多，若一一写出来，也可以继续东亚病夫未了之志。不过，没有东亚病夫的笔尖，难能生出奇丽万态的花朵罢了。那时适有友人来谈，极力怂恿我续下去。我道：“臣今年已七十矣，恐怕不能罢！”他说：“吾乡钱蒙叟八十岁时，尚著《楞严蒙钞》，难道你就没有这勇气么？况且近来所出的笔记小说，述及清季的朝野轶闻，往往错误百出，后来读者，恐怕以误传误，埋没了许多实迹。古来国亡修史，是一个重大的责任；不过修史，都是记国家重要的事，至于那胜流侠客，名士倾城，其片言只语，朋辈流传，风流隽妙，刺心荡魄，倘不为之记出，也就如玉树长埋，一抔黄土，不太辜负了当时的朋友么？”予听了不觉悚

然！客既去，将三十回以后的五回，重看了一过，觉得其中事迹，如赛金花并未与孙三结过婚，大刀王二向戴胜佛、庄立人借钱，也与王二的人格不合。我就从现行的三十回后续起，以期文字一贯。至于东亚病夫所续的五回，不妨并行不悖，好在事实各可独立，只要无负书中旧友，东亚病夫天上 有灵，当亦为掀髯一笑哩！正是：“笔愧续貂丁子尾，录哀 化鹤癸辛年。读者不弃，请看正文。”

第三十一回

送丧车神龙惊破壁

开账会彩凤悔随鸦

话说金府运送灵柩回苏船只，由上海用小轮拖着，过了青阳港，约在二更天时候，忽大船上嚷着说：“姨太太的小船没有了，快快停轮！”那舱里的大太太听见了，冷笑了一声，就喊舱里的王妈道：“你去跟洪升说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也不必停轮，一径开船就是了。”王妈听了，就照着太太的吩咐，对洪升说了。洪升听了，心里也就明白，就叫小轮不必停轮，一直开行，走到东方发白，日轮半吐，已到了阊门外太子码头，小轮上解缆停泊。那时金府的家人们，已经先一日布置全备。金侍郎是奉旨入城治丧的，自然仪式隆重庄严，码头上摆着全副仪仗，预备把灵柩抬到悬桥巷本宅，再行开丧。那日码头上，自抚、藩、臬三大宪起，以及粮道本府三县等，统统前来，设席路祭。祭毕，动身入城，牌伞辉煌，旗帜翩翩，还有城守武官，及飞划营、盐捕营等，都派了队伍，跟在仪仗中一同走。苏州人最喜欢看大出丧，那阊门大街中市护龙街一带，两旁店铺，挤满了男男女女。灵柩过去时，大家啧啧称赞道：“倒底是状元出身，所以皇帝伯伯也看重哩，才有格种风光。可惜哩寿命短，勤做到宰相，比潘家里格状元宰相，觉得推扳一点哉！”一路行人闲谈，不在话下。那金侍郎灵柩进了宅以后，择日设奠，卜地安葬，一切后事，且不必说。

且说傅彩云怎么会半途脱逃呢？原来彩云在北京动身前，那天在陆葦如、钱唐卿二人当面，解决了开放的约定，她就对着金太太说道：“我跟着老爷一场，当然要尽我的良心，送他到家；不过我到了苏州再出来，苏州人喜欢管闲

事，说闲话，一定添出许多枝枝节节的说话，太太听了，一定不高兴。不如到了上海，等老爷的灵柩送上了船，我就随便的悄悄脱身，太太也不必追问，省了许多闲话，我也少坍点老爷的面子。太太也少听些说我的坏话。不是彼此有益么？”金太太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随你的便！不过你将来不忘记老爷，你就留点儿老爷的面子，就算对得住老爷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不由得良心发现，走到灵前，哭了一场。

她伴了柩，出了北京，到了上海。一面约了孙三儿，预备好房子，一面另雇一船，装了她的东西，拖在小轮后面。那是太太明知的，否则姨太太应同太太一同伴着灵柩，哪有另雇小船，拖在后面的道理！原来彩云的船上，早已把孙三儿藏在舱中，等到了黄昏时候，低低的吩咐船上的人，将拖缆轻轻的解开了，那小轮如飞前去。这小船就扳艄扯篷，顺风顺水，一会儿仍旧到了上海苏州河。船既靠定，孙三道：

“我们到小房子去吧！”彩云道：“也好！”原来船上从北京带来的行李箱只，以及日用的器具，也有几十件儿。孙三儿就上岸，叫了两部塌车，统统装上，送到垃圾桥保康里小寓。彩云所有的贵重首饰箱，早由三儿在北京运出。

彩云一到上海，说是怕担风险，迫着三儿去存在汇丰银行保险箱里。不过这个钥匙，三儿没有交还彩云，彩云也不好去讨。他们一味的欢天乐地，喜孜孜度着磨花膩玉沉蜜团泥的日子。不是逛张家花园，就是上丹桂茶园，双宿双飞，相依相傍，真是一刻儿都离不开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一天，三儿说是要还一笔朋友的债，就向彩云道：“你快拿一百块钱来，我等着用哩。”彩云听了，呆了一呆。三儿道：“你不肯么？不肯就不要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身边没有带着，所以想了一想，向哪里去拿，答应迟了一点儿。我的三爷，好

大的脾气！我还没有……”彩云说到这里，就停止了，朝着三儿，横眸一笑道：“我的三太爷，那梳头匣子里有一百五十块钱，你就拿着一百去吧。”三儿立起来，开了梳头匣，把一百五十块钱都拿了，一面说道：“我都拿去了，你要用，我再还你吧。”匆匆的下楼去了。彩云望着他下了楼梯，冷笑了一声，暗道：我还没有嫁他，嫁了他，连人都是他的了。亏得我把蔚丰厚、源丰盛两个存折没有给他看见。他晓得了，不花个干净，他是不安心的。现在我要想个对付的法子才行。我的分儿，我的相貌，我的财产，要叫一个下等的戏子骗了个干干净净，不但对不住故去的老爷，也对不住我自己。我现在先想法拿回首饰箱子再说。她跟孙三从此生了心。

那时孙三儿拿了她一百五十块钱出去，他不是还债，是去赶赌的；不料一会儿都输完了。他躺在赌场中烟榻上，一面抽大烟，一面想心事。他想彩云跟我，虽则现在很要好，然照今天和她拿钱的时候，显然有点儿不十分了，不象从前在北京的时候，只要我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况且她现在手中的钱，有去无来，也有数儿了。上海的情形，不比北京，想她的也不在少数。万一她变了心，那是很容易决裂的。我总要趁这个时候，和她成了婚，以后她的钱就是我的钱了。不过，从前在北京的手段，是不中用的了。她再找一个人也容易，还是极力的笼住她，等她上了成婚的圈套，再放出手段来，才有用。他想定了主意，就立起身来，回到小寓里，进门上楼，只见彩云不在家中。孙三就问雇的老妈道：“大小姐到哪儿去了？”老妈道：“不知道。”三儿听了，心里就很不高兴，只好在家中等着。不料彩云是到了金小宝那里去了。原来金小宝从前小时候，也在苏州冶芳浜太陈家里做过

讨人，和彩云贴邻住过。彩云没有嫁到金家的时候，两小往来，彼此很合意的。自从嫁了金雯青，五、六年间，那金小宝也从苏州到了上海，已做了顶瓜瓜的红倌人，和林黛玉、陆兰芬、张书玉四人，叫作上海滩的四大金刚。相貌既好，手段又高，对于客人的牢笼对付，实在胜过了彩云。现在彩云从金家出来，到了上海，一天在张园吃茶，碰见了小宝，旧雨重逢，握手言欢，彼此交情，加倍深了。小宝和她谈了几回，知道她手中有许多首饰及现款，而且她的状元夫人的名气很大，年纪也刚过二十岁，正是春萌荳蔻，艳占鸳鸯。不料被孙三独占了，想拉她出来，一定可以扩张势力。她就在词气间，微露替她可惜的意见。她又用些功夫，先把上海有名的伶人小志和、想九霄、小连生等，于有意无意间，向彩云介绍了。那时四大金刚，对于上海有名的戏子，没有不和她相好的。那班戏子，听见赫赫大名的状元夫人，没有一个不钻头觅缝，想邀一顾的。彩云看见了他们一班名角，觉得孙三上台的时候，还下得去，一卸装束，这种粗黑的脸，带着许多麻子，当着锦帐半垂，华灯斜照的时候，不免有点比较的厌恶了。彩云既与小宝往来密切，自然那时大兴里一带的名妓，交结得很多，渐渐的与兰芬、黛玉等，都成了知己的姊妹。她尤其与小宝交情来得深，无话不谈。那天，孙三儿拿了她的一百五十块钱出去后，彩云心中很不高兴，就匆匆的要到小宝那儿。一想正是出局摆酒的时候，有些不便。她就到了一品香，写了请客片，到了大兴里去请小宝来吃大餐，顺便谈谈。等了一会儿，那金小宝上楼来了，看见了彩云，就含笑的说道：“今朝耐请倪，阿有啥事体？老三到仔啥地方去？让耐一干子出来。”彩云笑道：“阿姐耐勤提哉，请耐点子菜，倪要细细的搭耐讲讲勒。”小宝道：“倪刚刚吃

午饭，实在吃勿落啥。”彩云道：“阿姐，好意思一点点也勿吃？”小宝道：“是哉，倪来点末哉。”就喊西崽道：“来一客樱桃梨。”彩云道：“耐真一点菜也勿吃？岂有此理！刚刚俚说鹌鹑还好，添一客炸鹌鹑，再要一个……”小宝道：“谢谢耐，有子鹌鹑尽够哉。”彩云道：“阿姐真搭我客气，勿象是姊妹哉。”小宝笑道：“要好也勿在乎多吃，等倪吃得落时候，请耐多点几样末哉。”彩云就要了两杯克力沙，一面吃，一面说道：“阿姐，倪有几句闲话告诉耐，请耐出格主意。”小宝何等聪明，晓得一定是跟孙三有了意见了，就说道：“难道是老三起花样？”彩云道：“阿姐真聪明。”就把孙三的行动告诉了她。小宝道：“真真一屁弹着，承耐看得起，样色搭倪说，不过倪背后，常常替耐可惜，象耐格种身分，格种相貌，永远叫老三糟蹋，实在勿上算。”彩云道：“阿姐！倪是一时上仔俚格当，糊里糊涂，就跟俚出来，现在倒有点僵。”小宝笑道：“耐搭俚阿曾成过婚？”彩云道：“还好，勸。不过到仔上海，俚常常催倪搭俚办，倪想想有点勿值得，一径推托。”小宝道：“格桩事体，倒要细细斟酌，俚格种人格闲话，是靠勿大住格。”彩云道：“一点也勿差，不过俚一径来催，倪勿好回答俚，阿姊耐替倪想想，那哼说法？”小宝道：“格是容易格，耐先问俚屋里向，阿曾有过家主婆？俚一定说旣不，耐就说格种事体，勿是可以瞎来来格，让俚去打听打听再办，只要耐搭倪心勿变，早点，慢点，是一样格。俚听子耐个闲话，俚也勿好翻腔，不过俚催耐成婚，倒底是要好呢，还是有别种意思？”彩云冷笑道：“要好是用勿着说起格哉，俚格意思，第一是看想倪几个铜钱。”小宝道：“耐格款子，俚阿曾拿去？”彩云道：“倪有两个存折，俚是勸晓得格。倪有只首

饰箱子，是倪托俚去寄存银行保险库里格，不过对号单搭仔钥匙，俚野勸来交代倪。阿姊，耐想俚格心思，阿要可恶！”

小宝道：“阿哟，阿姊！耐倒要打算打算格，耐从金府浪出来，就算有点款子，不过上海地方，长久住下去，耐格款子是有数格，用下去，恐怕渐渐里要勿够，等到用完仔，勿晓得老三阿肯一心一意？”彩云道：“一点野勿差，近来俚要倪格铜钱，倪答应慢一点，俚就要发脾气。等到倪格钱用完，俚格心变勿变，也用勿着问个哉。”

小宝道：“倪老实有一句闲话，勿晓得耐阿听得进听勿进？倪想象耐搭倪格种年纪，正是出风头格时候，只有用别人家格铜钱，阿有啥反而送人家去用格道理！一来应当趁年纪轻，风头健，寻寻开心；二来是，积蓄点养老盘缠。照耐说格闲话，老三是打格拆烂污主意，耐倒不可不防。倪替耐想，金府浪带出来格款子，多不过几万，够几年用？弗趁仔年纪轻，捞摸点，等到年纪大仔，要人家格铜钱是烦难格。耐看许多大人老爷，到仔堂子里，手段蛮阔，脾气也好，一万八千勿在乎。等到讨到手，隔勿到一年半载，就搁在一边，不但一个铜钱弗拿出来，还要管得倪动也勿许动，所以倪是看穿格哉。”

彩云道：“耐格闲话真勿错！现在那哼对付？阿姊替倪定一个办法。”

小宝道：“我想耐现在尽管敷衍俚，一面布置起来，等个机会，首饰箱归到自家格手里，耐再掉一个花枪，看俚有啥法子！老实说，俚笃班子里，有点面子格，倪才认得，公堂浪，巡捕房里，上下中三等，倪才兜得转格。况且听见是耐阿姊格事体，大家要来拍马屁来不及，阿有啥勿帮忙格。不过……”

小宝停了一停，笑了笑道：“倪笃两家头个交情那哼？勿要倪空做格闲冤家。”

彩云笑道：“笑话哉！倪是看穿仔俚哉，总是倪上仔俚一个当末是哉！阿姊格闲话勿

错，倪是定规照耐说个去做。”小宝道：“现在是一点也勤露出来，要紧，要紧！”彩云道：“谢谢耐！”小宝道：“时候勿早，倪要先去哉。”彩云道：“耽搁耐格辰光，真真对勿起！”小宝立起身来说道：“勤客气。”就走了出去。彩云送出房门，叫仆欧算了帐，签了字，也就坐车回去。

到了寓中楼上，就问老妈道：“老板回来么？”老妈道：“去来了。”彩云走进房门，只见三儿横在床上。彩云含笑道：“你回来多久了？”三儿道：“你到哪儿去的？”彩云道：“我出去碰着了小宝阿姊，一同到一品香，吃了一顿大餐。本要去看戏，小宝姊有堂差，你又没有来，我一个人很冷清，也就回来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回来？咱们一同去听戏呢！”三儿道：“你自到了上海，朋友一天多一天，渐渐的也用不着我了。”彩云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呆了一呆，赶快的改变了面色，故意的说道：“我没有男朋友，只有女朋友，况且还不如你的女朋友多呢！你说我用不着你，明明就是说你用不着我了。老三！你留点儿神，你要用不着我，看我跟你怎么个开交！你随便怎样上天入地，我总是跟着你，你不用想逃得掉！”三儿听了，坐起身来，呵呵的笑道：“你的话，就是我的话，咱们两个人，好象一个样儿的心，我逃不掉你，你也逃不掉我。”彩云道：“这种孩子话，且不用说，咱们的正经事，你到底打算怎么样？”三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彩云狠狠的将手指向他额上一点道：“没有良心的东西，这才显出你的真心来了！你家里的老婆，到底是在天津，还是在上海？”三儿听了，笑嘻嘻说道：“在上海。”彩云道：“姓什么？多少年纪了？”三儿道：“姓曹，廿一岁。”彩云呆了一呆，才笑道：“不要脸，姓曹的就算是你

的老婆么？她吃过你什么？穿过你什么？几时拜过堂，吃过酒？真不要脸！”三儿道：“拜堂吃酒，容易得很，明天就办。”彩云道：“依我的意思，今天办才好呢！不过你是天津人，你老家是不是仍在天津？那大嗓子的孙菊仙，是不是你的本家？”三儿道：“是的。我的父亲在天津娘娘宫，开过首饰楼，你打听做什么？”彩云道：“男人的心，是猜不透的，你倘然在天津已有了家主婆，我难道做你的姨太太么？我做过了状元的姨太太，在外国又做过钦差太太，现在做了你的大老婆，勉强的还说得过去，倘然马马虎虎，再上了当，做了你的小老婆，有什么脸去见人？只好跳黄浦的了！好在天津有的是姊妹，我倒要去仔细察访一下才好。”三儿道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听你的信儿，就是了。”

他二人过了几天，恰好上海地方人士，发起了一个华洋义赈会，联合了中外官商各家的太太、奶奶、小姐、姨太太以及花界中姊妹们，有的担任演剧，有的担任弹唱，有的担任钢琴音乐，其余卖花泡茶，以及各种贩卖杂物，统由各界女士担任。门票每张一元。上海人顶喜欢新鲜事体，顿时哄动了社会。那时彩云听见了，就向金小宝、陆兰芬她们一问。她们就怂恿她道：“你应当入会，你出过洋，又会外国话，你入会再好没有。”彩云一想，从前在外国的时候，也经过了不少的那种集会，不妨去出出风头。一面又想到她的首饰，正好趁此机会，收了回来。当时就托小宝、兰芬报名加入。先几天，她就告诉孙三，要去赴会。那孙三究竟是粗卤的人，哪里想到她有手段，他还高兴得很，想要去出出风头。等到开会前一天，彩云就向孙三说道：“今天我同你去把首饰箱取回来，以便明天插带了去到会。”孙三呆了一呆道：“你要用什么？我去替你取来，省得拖来拖去。”彩云